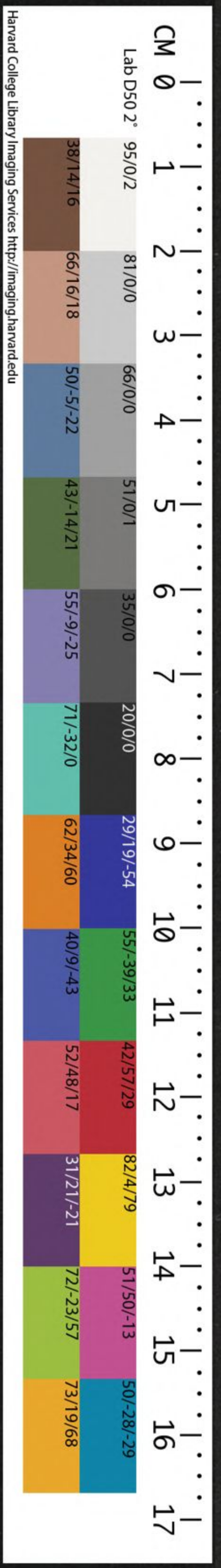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120)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或四十一
或四十二



史緯卷二百四十一

宋史二十四

列傳

后妃

宣祖杜太后。定州人。治家有禮法。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於堂上。太后愀然不樂。太祖請其故。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建隆



所言未嘗
不是不可
以太宗久
假不歸追
答之也

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疾，不離左右。疾亟，太后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有乎？四海至廣，萬幾至衆，汝百歲後當傳位於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遂崩。年六十，謚曰昭憲。太宗李皇后，真定人。太宗即位，拜夫人生真宗而薨。真宗即位，尊為太皇后，謚曰元德。大中祥符三年，禮官趙湘請以后祔太宗廟。真宗曰：「此重事也。」俟大臣議之。宰相王旦等請尊號去太字，升祔明德李皇后之次，從之。

尊號去太則曰皇后矣。太后嗣王所尊皇后，人主所立假借不得此，所以有別廟之禮也。

真宗郭皇后，太原人，性謙約，族屬以家事求言于上，后不許。兄子出嫁，以貧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為上所禮重。及崩，上深悼之，禮官奏皇帝七日釋服，詔增至十三日，謚曰章穆。劉皇后，嘉州刺史通之女也。母龐氏夢月入懷，已而有娠，通從征太原，道卒，后少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携之入京師，時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言之太宗，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指使張耆家。及即位，入為美人，后無宗族，以美為兄。大中祥符中，為修儀，進德妃。章穆后崩，真宗欲立為皇后，大臣以為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

史紀 卷之二十四十一
以爲已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每至中夜后皆與聞有問輒引故實以對天禧後帝久疾事多決於后宰相寇準密請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用丁謂代之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廢后殺謂以準輔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詣謂告謂夜乘犢車挾崇勳懷吉造樞密使曹利用謀明日誅懷政貶準衡州司馬詔皇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天下事
后裁制于內真宗崩遺詔尊后爲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謂等請太后御別殿太后遣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御別殿于是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

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議已定太后忽出手書欲禁中閱章奏遇大事召對輔臣其謀出於謂非太后意也謂旣貶馮拯等上奏請如初議帝亦以爲言於是始同御承明殿侍衛如乘輿令天下避太后父諱天聖五年正旦太后御會慶殿羣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壽是歲郊祀出手書諭百官毋請加尊號明道二年太后謁太廟乘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齋於廟質明服袞衣十章冠儀天前後垂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加上尊號是歲崩年六十五謚曰章獻明肅舊制皇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后始追贈三世皆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父封魏王仁

宗卽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潤王元份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乃趙家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鈿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絕繡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地、曰、

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臣劉綽自京西還、言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會、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美、餘進哉、后稱制凡十一年、仁宗親政、后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西廡、日命近臣侍講、讀自丁謂、曹利用、以侮權貶竄、天下惕然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姻戚門人拜官者數十人、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段少連、論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護帝、旣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爲大赦、

史綱 卷之二十四
四
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至京師，諸嘗爲太后謫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無輒言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與章穆並祔真宗室。詔三省與禮院議，皆以章穆皇后位崇中壺，已祔真宗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功德莫與爲比，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用太廟之儀，廟名奉慈，以崇世享。慶曆五年，禮院言章獻章懿二后請遵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宗廟室故事，祔真宗廟，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請二后祔於章穆之次，從之。

李宸妃杭州人，父仁德，左班殿直。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進婉儀，真宗崩，從守永定陵。章獻太后爲訪其親屬，得其弟用和，補三班奉職。太后以仁宗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卽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太后獨坐簾下，召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曰：今將奈何？夷簡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崇勳如其言。後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於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拜用。和爲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以福康公主下嫁其子瑋。楊淑妃，邠人也。真宗卽位，拜婕妤，進婉儀，位昭儀。上帝東封。

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爲修儀妃，位與之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嫌。後加淑妃。真宗崩，遺制以爲皇太后。仁宗在乳祿，章獻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擁保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卽位，召其侄永德見禁中，欲授以都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更命爲右侍禁。章獻遺誥尊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母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同議軍國事，第存后號。所居宮曰保慶，稱保慶皇太后。景祐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三。帝思

其保護之恩命禮官議加服小功仁宗未有嗣后每勸帝擇宗子近屬而賢者養于宮中及英宗立議者謂禮慈母於子祭於孫止請廢后廟瘞其主園陵英宗弗忍命下有司議未上會帝崩

仁宗郭皇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也天聖二年立爲皇后初帝寵張美人欲以爲后章獻太后難之后既立頗見疎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太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上以示呂夷簡夷簡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廢詔封爲淨妃

玉京冲妙仙師出居瑤華宮中丞孔道輔御史范仲淹等伏閣言后不可廢道輔等被黜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上未能去文應言之不已上強應曰諾文應卽以輦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詔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後帝頗念后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惋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文應求爲都知右司諫姚仲孫數其罪曰方帝齊宿太廟而文應叱醫

仁宗不窮
究此事是
一大夫

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毒者乃出文
應爲秦州兵馬鈐轄上深悼郭氏追復皇后始楊尚二美人
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許以爲
后宋綬王曾不可陳氏女將進御閭士良遽入見上方披百
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耶仁宗曰
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
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

曹皇后彬之孫也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爲皇后性
慈儉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而止衛卒
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趣呼都知

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給言乳媪毆小
子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
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兼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親剪
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人爭盡力賊遂擒滅張貴

種

妃怙寵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
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必以
爲言妃乃止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贊立爲嗣帝夜
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卽位尊后爲皇
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
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抑臣僕宮省肅然帝疾愈卽

命撤簾還政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帝致極誠孝每從行必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帝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候矚舊制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后春秋高后弟侑年亦老帝數請令侑入見后不許他日侑侍帝帝復為請因偕侑詣后問少焉帝起若令侑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侑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語神宗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出之於外帝悚聽然不能行也帝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

議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服久矣。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拮拾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和氣，宜熟察之。軾由此得免。崩年六十四，謚曰慈聖光獻。周貴妃開封人，生兩公主。仁宗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公主下嫁

此非人所堪

錢景臻、郭獻卿進賢妃。徽宗立，加貴妃。歷五朝，勤約一致，啟壽藏于周氏瑩南，傍建僧屋，費緡錢六萬，皆貯儲奉賜。詔許出外第，與親戚相往來。年九十三薨，謚昭淑。

楊德妃，定陶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紉書藝，一過目如素習。拜美人，父忠為侍禁。仁宗欲加恩，擢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微倖，恐啟左右私謁之端。」帝悅。妃與郭后不相能，后既廢，妃亦遣出。後復召為婕妤，薨，贈德妃。

妃復召可也，后則不然。此郭氏所以難及。

英宗高皇后，夔曾孫女也。母曹氏，慈聖后姊也。后少鞠宮中，時英宗在帝前，與后年同仁。宗語慈聖，異日必以為配。既長，

遂成婚濮邸。生神宗，岐王顥、嘉王頽。治平二年，冊為皇后。后弟士林殿內崇班，帝欲遷其官，后曰：「士林獲升朝籍足矣，豈宜援先后家為比？」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元豐八年，帝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太后撫太子曰：「男甚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修京城夫役，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

后遣使勞之於途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禾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慎勿生事開邊釁也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今皇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爲異時眩惑地吾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有司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后曰毋主當陽非國家美事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殿足矣上

元燈宴后毋當入觀后止之曰夫人入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也但令賜之燈燭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爾吾先斬汝矣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謚曰宣仁聖烈

神宗向皇后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穎邸神宗卽位立爲皇后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宮以居后后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固辭遂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

帝將卜后，后敕其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欲援恩例換閣職，后抑不與。帝倉卒晏駕，后決策立端王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所斥逐賢大夫士，多收用之。纔六月，即還政。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諡曰欽聖憲肅，帝追念不已，加恩兩舅宗良宗回，並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自敏中以上三世，皆追封王爵，非常典也。哲宗孟皇后，洛州人，哲宗既長，宣仁太后選世家女百餘入，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命尚書

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充六禮使，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艾閣門祇候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後劉婕妤好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氏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朝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婕妤好在他坐，有愠色。從者為易坐，製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氏亦起，尋復坐。或已撤，婕妤好坐矣，遂仆於地。婕妤好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謂婕妤好曰：無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為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以故出入禁掖。

太后出乃
虛傳故復
坐
趣甚

公主藥弗效持道家符水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焚符于帝前宮禁相傳厭勝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置獄鞫之捕逮宦者宮妾酷掠誣服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敦逸秉筆未下郝隨脅之敦逸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因奏中宮之廢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

何不言

人，不欲廢后也。臣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欲黜敦逸，會布解之，乃止。后旣廢，遂立劉氏爲后。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官。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氏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適、石豫等連章論韓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京主其說，徽宗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延寧又火，出居私第。及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存。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丞馮澥、李回迎王卽帝位。

帝尊后爲隆祐太后，太后至杭州踰年，扈從統制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立皇太子。太后同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尚書左丞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撫慰。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杭，勝非令人見太后，太后諭令世忠速來。梁氏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旨。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

勝非勸以復辟，帝還宮。太后撒簾，帝幸建康。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羣臣迎於郊，會防秋。太后往洪州，命滕康權知三省，劉珪權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諭康珪緩急取太后旨以行。過落星寺，他舟覆，宮人多溺死。惟太后舟無虞。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洪州，詔劉光世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渡江，自大冶縣徑趨洪州。康珪奉太后趨吉州，馮楫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倘

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
光世不能用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泰和縣舟人
景信反楊維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珏遁兵衛不滿百
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命中書舍人李
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惟給沙錢市買不售與
百姓交鬪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
胡友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
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憂朕不啻已出今在
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之意遂遣御營
司都統辛企宗迎歸太后至越帝親迎于行宮門外問所過

守臣治狀嘗苦風眩有宮人善符咒治之疾良已太后驚曰
吾豈敢復聞此語耶立命出之太后生辰帝置酒宮中太后
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誣雖
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
也乃命更修神宗哲宗實錄宣教郎范燾與太后姪孟忠厚
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於太后如母子安得有
此卽治其罪紹興五年患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
連夕崩年五十九諡曰昭慈聖獻帝詔曰朕以繼體之重當
從重服凡喪祭用母后臨朝禮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殯於會
稽上皇村附神主於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上初后受冊之

日宣仁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忠厚秦檜僚婿也檜心忌之忠厚判紹興府入見語所善王錚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錚教之但言乞免提舉學事而已然猶見廢卒贈太保

劉皇后初爲御侍明斌冠後庭且多才藝由美人婕妤進賢妃生一子二女有盛寵能奉順兩宮意時孟后位中宮后不循列妾禮且陰造謗語內侍郝隨劉友端爲之用孟后既廢后竟代焉右正言鄒浩上疏極諫坐貶竄徽宗立冊爲元符皇后明年尊爲太后宫名崇恩帝緣援立故曲加恩禮后以是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

左右所逼以簾鉤自縊死年三十五諡曰昭懷

觀孟劉二后孰爲得失天道固不僭也

徽宗王皇后開封人生欽宗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寵巨闈妄意迎合誣以闇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卽秘獄叅驗略無事跡獄止后見帝未嘗言及帝翻然憐之崩年二十五諡曰顯恭

鄭皇后開封人父紳以后貴封太師樂平郡王后當欽聖殿押班徽宗爲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卽位遂以二人賜之后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封貴妃有異寵多資以詞章天下歌之王皇后崩立爲皇后將

受冊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請命工改製妃時冠服
又乞罷糜伏鹵簿等儀恩澤皆弗陳請時族子居中在樞府
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欲用之且令充外職帝為罷之及
居中復用后歸寧還言居中與父紳相往還人言其招權市
賄乞禁絕之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劉貴妃薨帝思之不已
將追冊為后后即奏妃乃其養子請議褒崇之禮帝大喜欽
宗受禪尊為太上皇后汴京破從上皇北遷畱五年崩於五
國城年五十二紹興七年何蘇等使還始知上皇及后崩高
宗大慟耐主徽宗室以聞哀日為大忌梓宮歸與徽宗合殯
于會稽永祐陵親屬遷官有差

宗云為
與金和蓋
恐用兵不
但不得歸
且有不利
之禍雖社
稷為重君
為輕未可
以律人子
也孟子不
又云舜視
棄天下猶
棄敝屣乎

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也大觀中遷婉容高宗為康王出使
進封賢妃從上皇北遷高宗即位遙尊為宣和皇后封其父
安道為郡王官親屬三十人紹興七年徽宗及鄭皇后崩聞
至帝號慟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
已講和正為此耳帝以后久未歸每輦感曰金人若從朕請
餘皆非所問也王倫使回言金人許歸后金人遣蕭哲來亦
言后將歸狀遂命莫將韓恕為奉迎使十年以金人猶未歸
后乃遙上皇太后冊寶于慈寧殿生辰正朔皆遙行禮洪皓
在燕求得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遣使百輩不如一書
遂加微官金人遣蕭毅邢具瞻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

若使高宗用兵不已，金人遂殺二帝三后，恐後人亦未免有遺議也。如此則高宗之罪尚可末減，但高宗之和出於不獲已，要盟不信，有何誓約可守？梓宮韋后既歸之後，不用兵雪耻，謂之忘親事，誓不為過矣。

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殺等還。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吾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為虛文，命何鑄曹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日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動。鑄等至金首，以後歸為請。金主曰：先朝所畱，豈可輒還？勛再三懇請，金主始允。鑄等就館，館伴耶律紹文來言：金主許從所請，洪皓聞之，先遣人來報。鑄等使還，遂命參政王次翁為奉迎使，金人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扈從。以來十二年四月，既渡淮，命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奉魯國大長公主。

黃金三兩目可

吳國長公主迎于道，帝親至臨平奉迎，帝見太后，喜極而泣。八月，至臨安，入居慈寧宮，親屬遷官幾二千人。太后有智慮，金人既許三梓宮同還，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稱疾，俟秋涼進發。俟行者畢集，然後起，攢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眾。由是無異言。太后在北方，聞韓世忠名次臨平，呼世忠至簾前慰勞，還宮。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早，恐妨萬幾。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之分。佞人間言，易以入。帝嘗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起居須適意。外事慎，母令太后知。太后壽登八十，親屬進官一等。庶人年九十，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

封之九月崩諡曰顯仁太后性節儉所得供進財帛多積於庫至是喪葬之費皆仰給焉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有陰助既北遷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安妃劉氏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劉貴妃以同姓養爲女遂有寵進至淑妃生建安王槩嘉國公椅英國公棣加貴妃朝夕侍上擅愛頗席嬪御稀進擢其父劉宗元節度使妃天資警悟能迎意合旨善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卽倣之林靈素目爲九華玉真安妃肖其像於神霄帝君之左薨年三十四冊贈爲皇

后帝悼之甚後宮皆往唁帝相與啜泣崔妃獨左視無戚容帝怒疑其厭蠱卜者劉康孫喜談休咎醫曹孝忠侍疾無狀閣內侍王堯臣出金明池游宴皆捕送開封府鞠治獄成同日誅遂廢崔妃爲庶人崔氏生漢王椿

高宗邢皇后祥符人高宗爲康王封夫人金人犯京師夫人從三宮北遷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王憐之及卽位遙冊爲皇后官后親屬二十五人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金人秘之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始得崩聞上爲輟朝行釋服之祭諡憲節紹興十二年

梓宮至，帝思念悲慘不樂。皇后吳氏知帝意，乃請爲其侄珣、珞婚邢氏二女以慰帝心。云。

吳皇后開封人，父近，贈太師，追封吳王。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花下白羊一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被選入康邸。人謂侍康之徵，王卽帝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還越，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寵御日隆。進貴妃，顯仁太后亦愛之。邢后崩，聞至，秦檜累表請立中宮，太后亦以爲言。紹興十三年，詔

立爲皇后。帝御文德殿，授冊。后卽穆清殿，廷受之。追王三代親屬官者三十五人。顯仁太后性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坐右爲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婉儀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俱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爲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孝宗卽位，月朔朝上皇，畢入見后，如宮中儀。上皇崩，改稱皇太后。光宗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孝宗崩時，光宗疾未平，不能

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后不可。又請如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樞密趙汝愚請於梓宮垂簾。宣光宗手詔立嘉王爲皇帝，翌日撤簾。汝愚後以謫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爲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太后聞而非之。慶元三年崩，年八十三。遺詔太上皇帝疾未痊，瘡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以日易月。詔服朞年喪，謚曰憲聖慈烈。才人李氏、王氏俱明豔，上皇愛之。及崩，太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追其告命，許自便，蓋非常法云。太后兄子琚，建康府畱守。大臣請太后垂簾，冊立寧宗。琚曰：垂簾可，暫不可。久后翌日遂徹簾。琚嘗使金人，嘉其信義。

後帝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人言南使惟吳琚言爲可信。時琚已卒。

張賢妃，開封人。初爲婕妤，帝欲擇宗室子養禁中。輔臣問帝以宮中可付託者誰耶？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入宮，年尚幼。帝命婕妤與潘賢妃、吳才人環坐以觀其所向。時賢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樂。婕妤手招之，遂向婕妤。帝因命婕妤毋之。遷婉儀，卒贈賢妃。

劉婉儀，不知何人。恃恩招權，嘗遣人諷廣州蕃商獻明珠，許以官爵。舶官林孝澤言于朝，詔止其獻。金人將叛盟，劉錡主戰。侍醫王繼先請誅錡，帝不擇。一日在婉儀次，有憂色。婉儀

訪之繼先如其言以寬譬帝意帝恠與繼先言合詰之婉儀急具以實對帝大怒託以他過廢之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遂字后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立爲皇太子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于高宗兩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光宗卽位冊爲皇后帝得心疾孝宗購良藥欲待帝至宮授之宦者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授藥萬一不虞

不許何也
尚少與

其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之會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有何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洗手見宮人手白悅之后遣人送合于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黃貴妃有寵后因帝郊祀宿齋宮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皆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臺諫連章請帝

宗生辰

過宮給事中謝浚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命駕朝重華宮百官班列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砍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崩年五十六諡曰慈懿宋之毋后李氏最悍名之日懿不稱甚矣寧宗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有楊

奇醜

奇醜

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慶元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氏而貴妃頗涉書史性復機警帝遂立之次山以侂胄謀告后后浚銜之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后使皇子入奏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贊之甚力帝亦不答后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欣然奉命叅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告之與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共謀開熙三年十一月侂胄方早朝彌遠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彌

遠等以聞，帝驚駭，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帝初不知也。狝
胄既誅，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
室子竑爲皇子。彌遠既相，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不能平，彌
遠陰蓄異志，欲立宗室子昀爲皇子。十七年閏八月，帝大漸，
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廢立
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反，
后終不聽。谷等涕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
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昀入見，后拊
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爲齊王，立昀爲皇子，卽
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紹定五年崩，壽七十有一，諡

曰恭聖仁烈。次山官至太保，封永陽郡王。子谷，新安郡王。石
永寧郡王。恭聖垂簾，人言本朝世有母后稱制。石獨曰：「事豈
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絲撫育，軍
國重事有所未諳。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
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
密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及漢唐母后臨朝得失，
上之后覽奏，卽命擇日徹簾。進石太傅，恭聖祔廟，除太師。谷
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勛盛德，徒以先后故致貴
顯，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偃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耳。矧
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遠，言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

再三不受卒年七十一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深甫孫女也后生而鰲黑醫一目父早卒家產破壞后躬親汲飪初深甫為相援立楊太后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女時謝氏諸女獨后未聘兄弟欲納入宮諸父不可曰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奚益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眾以為后妃之祥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又醫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選入宮理宗意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竊語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立為皇后后既立賈貴妃專寵貴妃薨闈貴

欲以鰲黑醫目女入宮亦奇

又奇

姓賈人喜人說

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畧不介懷太后深賢之而帝禮遇益加焉開慶初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后言恐搖動民心乃止度宗立尊為皇太后進封父渠伯魏王祖深甫會祖景之皆魯王帝熈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大臣請垂簾同聽政加封五代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裁節汰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汎索錢月萬緡賈似道兵潰陳宜中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禮先削其官後乃貶死京朝官聞難往往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苟免生何

以爲人死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卽與轉一資，負國逃匿者，御史覺察以聞。丞相王燾老病，陳宜中畱夢炎庸懦無所長，日坐朝堂相爭，戾張世傑兵敗于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宜中母書使勉之，始還朝。太后又親爲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德祐元年十月，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請和不從，宜中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啟行，而宜中倉卒失奏，時宮車已駕，日且暮，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元軍，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

存社稷，臣禮非所較也。未幾，元兵薄臯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相引去。二月，元兵入臨安，宋亡。帝熹與全后入燕，太后以疾畱杭。八月，至燕，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年七十四。無子，兄奕，宋時封郡王，姪堂，尚榮郡公主。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略涉書史，忠王議納妃，理宗以母故，乃詔后入宮，問曰：汝父昭孫，昔守岳州，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兩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曰：卽此語可母天下。後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詞甚令宜配嫡嗣，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冊爲皇太子妃。度宗立，冊爲皇后。生帝熹，熹立，冊爲皇太后。宋亡，從帝熹入燕，後爲

尼終于正智寺。楊淑妃不知何人，端宗母也。端宗封建國公，臨安破，端宗往溫州，又往福州，眾立爲帝，冊妃爲太后，封弟昺衛王，昺修容俞氏所生也。至元十四年，元軍圍帝於海上，明年四月，帝崩，昺代立。十六年二月，帝昺投海死，太后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

宗室

昔周之興，封建宗室，平王東遷，晉鄭有四獎之功，然其衰也，幹弱而枝強，後世矯其失，而封建不復矣。宋承唐制，宗王

襁褓卽加封爵，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旣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靖康之亂，諸王駢首斃於金人，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已。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卽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故

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秦悼王廷美、本名光美、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追封曹王、弟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幼亡、追封岐王、太宗即位、授廷美開封府尹、封秦王、或告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不忍暴其事、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賜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于瓊林苑、命王適判河南府事、闕矩判雷守事、以柴禹錫兼樞密副使、楊守一充樞密都承旨、賞其告陰謀功也、樞密承旨陳從龍、皇城使劉知信等皆降黜、由交通廷美、受其燕犒也、會趙普再相、廉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下多遜御史獄、

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又令趙白言于廷美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私遣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尤為廷美親信、嘗使求訪聲妓、怙勢取貨、賍污狼籍、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美又遣趙懷祿、私召其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懷忠嘗為廷美詣淮海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遣懷忠、賫銀盃錦

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都軍頭潘潏營燕軍校皆伏罪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等皆斬詔秦王廷美男女仍為皇姪皇姪女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西京畱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叅軍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教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張氏削奪封命使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雍熙元年廷美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上聞之嗚咽流涕

趙普真小

后妃傳廷美太宗俱出耿氏宣命廷美為之子耳

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下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謚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太宗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韃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備朕將泛舟往焉廷美與右左謀欲竊發不果即詐稱疾俟朕臨省因欲為變有告其事者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欲暴揚其醜及盧多遜交通事發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于廷

俊亦不加浚罪，朕于廷美蓋無負矣。言未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廷美傳之德昭，因謂趙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于榻前爲誓書，普于紙尾署云：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故太宗立命廷美，尹開封，德昭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繼天，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普，普請備樞軸以察奸變，以普爲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以傳國之意訪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廷美遂得罪，廷美之得罪，趙普之爲也。至道初，命司門員外郎

孫贛爲皇姪諸孫教授，廷美諸子肄業焉。真宗卽位，追復廷美秦王，張氏楚國夫人，子十人，故事皇族封王者，物故則本宮之長封國公，公薨亦如之。廷美第五子德鈞之子承簡，最長，封徐國公，進安定郡王，承簡薨，第四子德雍之子承亮，以次封昌國公。熙寧二年，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太常禮院言：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今依禮令傳嫡承襲，詔以承亮爲秦國公，奉秦王廷美祀薨。

贈樂平郡王廷美長子德恭封安定郡公有疾子承慶割股肉食之卒追封高密郡王承慶封循國公弟承壽武當侯孫叔韶皇祐初進所為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汝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賜以九經封會稽郡公從弟叔充唐州防禦使尹國公先是繼母無敘封法叔充請于朝遂為定制藏書至萬卷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杭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恩自此始第三子德彝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臣

德文本第
八三兄早
半故於次
為第五

之罪也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殫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未幾果獲殺人者卒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第八子德文少好學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進見戲呼曰五秀才由是悉稱之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為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加同平章事仁宗稱為五相公而不名以德文屬高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德文雖老嗜學不倦有疾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及薨復臨哭年七十二贈申王謚恭裕

燕懿王德昭太祖長子也。性寬裕，喜愠不形于色。開寶六年，授興元尹。太平興國元年，改京兆尹，封武功郡王。詔與齊王廷美朝會班宰相。上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太宗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賜諡。次子惟吉，生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媪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五歲時，帝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命黃門擁抱出入常從。太祖崩，惟吉時六歲，晝夜哀

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卽位，猶在禁中，日侍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封安定郡公。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得偕也。真宗卽位，加同平章事。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之。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疾作，上屢臨省之，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爲營佛事。薨年四十五，追封冀王。惟吉好學，善屬文，工草隸，飛白。真宗次爲七卷，御製序命藏秘閣。弟惟忠，舒國公。曾孫令鑠，嘗請營都宅，以處疎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置兩京敦宗院，六宮各建學舍。惟忠弟維和，清源郡公。孫世淵，七八歲日誦萬言，學問該洽。事後母孝。

撫孤姪如也

吳申薦其學行命試學士院累召不赴
 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官僚有缺不即請而以
 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當嫁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
 銓擇世開言之帝以其所列著爲令欲授宗正固辭乃進一
 宮薨追封信王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朔業垂統德被萬
 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
 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燕秦二王後爭
 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
 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五人令時令諲令衿皆懿王
 玄孫也令時字德麟簽書穎州公事蘇軾爲守愛其才薦于

宣仁有見

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不許已
 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呂頤浩以令時讀書能文請主
 大宗正司帝曰令時昔附譚稹頗違清議頤浩固請乃命權
 知大宗正事襲封安定郡王四年薨貧無以爲歛帝命戶部
 賜銀絹令諲字君序秦檜用事安定郡王絕封十餘年檜死
 次令衿當封適以事被拘遂命令諲襲封令諲以爵遜令衿
 乃升令諲知紹興府權戶部侍郎領嚴饒二州鑄錢局先是
 諸州錢監兵匠多缺不補積其衣糧號三分缺額錢令諲請
 以其錢付諸監省朝廷降銅本錢州縣義倉多紅腐請歲出
 三之一以易新粟從之令衿薨令諲再襲封除同知大宗正

在今南安

事奏減生日支賜并郊祀賞給以助軍興詔褒之薨年六十
八令諷蒞事明敏有風采在廣東日嘗與副使章芟不協陰
中以法陷芟以死世以此少之令衿博學能文知泉州泉屬
邑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邑旁令衿建堂合祠之
郡人感其化歸寓三衢嘗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之句通守汪召錫檜兄壻也諷教官莫汲訴令衿謗
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贓私詔下獄案驗
無狀乃論令衿謗訕不遜令宗正司拘之檜銜令衿必欲置
死地初趙鼎之子汾歸過衢令衿贖之侍御史徐嘉希檜旨
誣令衿與汾有密謀伺朝廷機事捕汾下大理寺俾汾自誣

與張浚李光謀逆而令衿預焉獄成檜病不能省乃獲免檜
死復爵二十八年薨

秀王子偁秦王德芳之後高宗族兄也子偁次子伯琮被選
入宮是為孝宗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眾居官舍
選尊長鈐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
士就舉未入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叅選高宗納之
紹興十三年卒追封秀王時孝宗為普安郡王請持服詔侍
從臺諫議秦熿等請解官如南班故事孝宗受禪稱皇伯紹
熙元年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貌
如濮王故事嗣子伯圭孝宗兄也知明州詔徙定海戍兵于

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徹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桀黠伯圭撫而用之賊黨遂散在郡十年政治寬和時禁鑄銅器嘗獲犯者不忍寘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光宗卽位封秀王臣僚言治平中追崇濮邸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非所以強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于議治則傷恩否則廢法曷若歸之南班俾無吏責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師夔伯圭長子也紹興二年伯圭薨未踰月師夔亦卒伯圭性謙謹不以

近屬自居每入見行人家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爲複閣有司旣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次子師揆淮西提刑兼領屯田事奏以荒圩給軍士其屯田爲民世業者勿奪從之及代去吏請獻美餘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襲封秀王薨謚恭惠

漢王元佐太宗長子也太平興國中出居東宮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狂侍人有小過操挺刃傷之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喜爲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

新愈不與諸王宴歸過元佐第元佐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縱火焚宮詔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請畱行至黃山召還居南宮使者守護諮議趙齊翊善載元頓首謝罪帝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輔導耶真宗卽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元佐平居不接外人而事或豫知帝遣術士管歸真爲之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真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爲物所憑乎薨年六十二神宗以其孫宗說嗣封祁國公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殺女僕鎖閉外宅其子右武衛大將軍仲旻叩頭殿下泣斥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宗未俞其請仲旻氣塞不

能言及家而卒贈馮翊侯宗說竟幽死從弟宗旦七歲如成人選爲仁宗伴讀帝卽位獲超選群從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多年此出朕意豈應訴以常格所生母死請別擇葬域歲時奠祀遂著爲法薨贈太尉謚恭孝弟宗悌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乃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贈東陽郡王謚曰存憲元佐立孫士關父卒徒行護喪數百里路人嗟惻卒贈越王太子元僖太宗次子也封陳王詔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懇請乞遵舊制上曰宰相之任實摠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

愚方使之者如卻嘉賓之意

道卿等無固讓淳化二年十一月元僖入朝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頃遂薨無子上哭之慟贈皇太子諡恭孝元僖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達旦作思子詩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嬖妾張氏僭恣捶婢僕至死元僖爲所惑而不知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張氏縊死左右親吏悉決杖判官呂端推官陳載坐禪贊有失諮議趙令圖侍講閻象坐輔導無狀貶黜有差詔停冊禮真宗卽位詔復太子改諡昭成以元佐孫宗保爲太子孫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畱與處及冠歸本宮性仁恕主藏吏盜米

千斛貫不問嘗書忍字于座右以爲戒及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贈新平郡王諡恭靜仲鞠亦好學能詩事親以孝聞

周王元儼太宗第八子也仁宗冲年卽位章獻皇后臨朝元儼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淡自沈晦闔門却絕人事謬語陽狂不復預朝謁仁宗親政益加尊寵凡元儼上請報可必手書之陝西用兵上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日如此安用宰相爲薨諡恭肅次子允良封華原郡王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諡曰榮易弟

談何容易
近謬語矣

允迪耀州觀察使居父喪宮中爲優戲妻錢氏告之詔絕朝
謁錢氏亦出爲洞真道士快人
濮王允讓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子也薨諡安懿仁宗無子
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是爲英宗宰相韓琦等請下有
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合行典禮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
林學士王珪等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
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
期不二斬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
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
恭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
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人繼者多宮
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深惟宗廟
之重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
之子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
然陛下所以負辰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
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
以高官大國夫人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稱中書奏珪等所
議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
帝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於所繼所

史紀 卷之二十四十一
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漢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詔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會公亮趙概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加王珪等議。旣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漢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漢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漢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

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列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瑩爲園。卽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閣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旣出。而濮議亦寢。神宗立。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王。夫人云。王二十八子。子孫多賢。學國公仲鸞。父薨。諸子皆進官。仲鸞獨不忍受。嗣濮王宗晟。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初。將郊而雨。或改卜。英宗訪諸宗晟。宗晟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改卜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

郊雨霽帝數祐疾。請早建儲貳以係天下之望。世稱其忠。乘城王宗祐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臣不幸。勿失怙。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華原王仲湜居父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儀王仲湜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華州觀察使士街。高宗以軍興。南班宗子。權罷歲賜。至有身沒而不能殮者。士街言于朝。詔復舊制。初神宗詔濮王嗣封。世世不絕。嘉定中。臣僚言。嗣濮王元降指揮。雖有擇高年行尊之文。然

高宗朝。儀王仲湜以德望俱隆。越仲琮而選拜武德郎。黼次當襲封。以官卑。乃命士儂權奉祠事。越十六年。始進士儂之封。是亦不拘定制也。乞自今應封者。命大宗司銓量。都堂審察。閣門引見。然後奏取進止。寧宗然之。

魯國公宗肅。商王元份之孫也。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於兄弟。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贈北海郡王。次兄宗敏。會稽侯。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宗室子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

濟陰王宗景。太宗第五子元偃孫也。性慈孝。居第及家廟火。

史綱 卷之二十四
宗景急赴家廟，人亦不爲害。遷彰德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喪其夫人，將以女繼室，出之于外，託爲良家女，納焉。坐奪開府薨，贈循王。

高密王宗達，太宗第七子。楚王元偁之繼孫，平陽王之子也。鄰家失火，盜因爲奸竊，宗達所服帶旣而得之，貸不問。浚井得鏃，復投之。先是諸王子授官爲諸衛將軍，餘以族屬親疎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議爲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廕授將軍，曾孫授侍禁，玄孫授殿直，父爵高者聽從，高廕其緣特旨者，不以爲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行之。

雍王顥，英宗次子也。哲宗立，拜太傅。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至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顥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畱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第，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爲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

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祖考，以為邦家光。宣仁有疾，顯旦旦入問，亦被病。宣仁耐廟，拜太師，病益篤。帝親挾醫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薨年四十七，謚曰榮。陪葬永厚陵。顯與弟益、王頴俱聰穎好學，親接師友。頴謚端肅。燕王侯神宗第十子，越王偲第十二子也。徽宗幸青城，父老邀之不及，道遇二王，哭曰：願與王俱死。徐秉哲捕為首者，戮之。衛送二王于金營，北行至慶源，侯乏食，薨。偲至韓州而薨。紹興初，有崔紹祖者，至壽春府，詐稱越王次子，受上皇蠟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師恢復，鎮撫使趙霖以聞，召赴行在。

事敗伏誅

蔡王似神宗第十三子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言似母弟當立。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後，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言：親隙不可開，開則讒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立，章惇嘗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萌，陛下一切包容，使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恩意，周渥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之急，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耶？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

案牘一入胸次，終身不忘。萬一有旁及蔡王之語，則骨肉離矣。陛下何顏見神考于太廟乎？疏入，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司諫劉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崇寧五年，似薨，贈太師，謚榮憲。

信王榛，徽宗第十八子也。從淵聖北行，亡匿真定境中。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若迎榛奉以為主，兩河遺民間風響應。榛遣廣詣行，在奏曰：邦傑與廣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賊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墮，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

賊真

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窮窘兼缺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廣至，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上識榛手書，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終疑之。廣將行，密授朝旨使議。察榛復令廣聽諸路節制。廣知事不成，遂畱于大名府。不進會，有言榛將渡河入京。朝廷因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金人恐廣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砦，斷其汲道。諸砦遂陷。榛亡，不知所在。或曰：後與上皇同居五國城。未必金人若得榛決不能容之

太子諶欽宗長子。朱皇后出也。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靖康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上幸青城。令密院同知孫傳、吏部侍郎謝克家輔太子監國。稱制行事。金人脅二帝諭太子出城。統制吳革力請畱。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以出。傳不許。吳拜莫鑄逼脅甚急。范瓊遂擁太子與皇后共車以出。官吏軍民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已而北去。

鎮王竑宗室希瞿之子也。初爲沂王柄後。柄奉宗次子愷之子也。寧宗太子詢薨。立竑爲皇子。竑素疾宰相史彌遠。竑好鼓琴。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美人嘲

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非新州則恩州也。又大書于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得之。美人以白彌遠。彌遠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真德秀時兼宮教。力辭去。臨行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時沂王猶未有後。選宗室子昀繼之。一日彌遠爲其父飯。僧淨慈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

坐卽君坐也。若一語洩，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卽以昀詩文翰墨示之。彌遠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寧宗崩，彌遠遣清之告昀，以將立之之意。昀默然，再三言之，終不應。最後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今足下不答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應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歎其不凡。竝聞上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

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竝不能自已，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竝心疑，俄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驚訝。昀旣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竝。竝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旣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竝仍就舊班。竝愕然曰：今日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耳。竝以爲然，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竝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封竝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加竝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正月

庚午夜，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犒衆，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僞爲李全榜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竑知事不成，率州兵討捕，遣王光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挾醫治竑疾。竑本無疾，天錫諭旨逼竑縊于州治。帝輟朝，賻銀絹，贈少師，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堅再繳奏。右正言李知孝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郡公。真德秀、魏了翁等以竑爲言。

彌遠惡而斥之。端平元年，詔復官爵。吏部尚書常楙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于冥冥中者，幾希。試禮部侍郎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命。大宗正司請選擇立後，迎善氣，銷惡運，莫先于此。下禮部議，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子崧、燕懿王五世孫登進士第，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奉迎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與知穎昌府何志同等同。

盟傳檄中外已而金人退遣范瑱詣濟州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始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帥府叅議官東南道都總管張邦昌在廬州子崧檄近守趙令儵幾察之且請誅其母子以絕奸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大元帥府裁決偽檄毋輒行宣撫使趙訥逗撓營私所宜加罪請蠲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毋爲羣盜所據移書責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謂劫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何堅拒孫傅之請而卒歸于閣下也敵旣遠去宜

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亡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邦昌遣使迎王以白子崧子崧遺王書曰似聞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欲卽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霽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京師奏隆祐太后曰諸路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乃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卽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

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
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澶淵
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以張聲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
並進可成大功除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
雍徐秉哲吳玠莫鑄范瓊等逼遷上皇取太子辱六宮捕宗
室竊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
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
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於丹徒調鄉兵守
城官軍敗歸鄉兵馬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遂據鎮江
初昌陵復土司天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

二語破的

崧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御營統制辛道宗與
子崧有隙上其文詔御史按之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
棄城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
子砥藝祖後也北遷至燕山道還得上皇宸翰以歸帝命輔
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
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
其轍譬人畏虎陷虎以肉肉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穽待之庶
能制虎命知台州卒
子瀟秦康惠王後也登進士第知明州沿海制置使海寇賂
郡胥吏吏反爲之用匿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瀟延

史綱 卷之二十四十一
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
貸胥吏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海道遂平
師彛系出燕懿王韓侂胄用事師彛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
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彛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菓核侂觴
破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胄有愛妾
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
欲之侂胄未有以應師彛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
冠以獻妾爲求遷官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
竹籬茅舍謂師彛曰此真田舍間景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
而犬嘯叢薄間視之乃師彛也侂胄大笑以工部尚書知臨

安府侂胄將用兵師彛知侂胄材疎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
侂胄死其黨多坐謫以師彛嘗與侂胄異故獲用師彛四尹
臨安有能聲而鉤致民罪沒其家貲諂事權貴時人鄙之
希言惠王令慮孫也淳熙中登第遷樞密院編修官言諸將
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
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爲
守毋以守爲守卒贈越國公
希懌燕王八世孫登進士第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侂
胄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遷江西
茶鹽提舉歲飢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

日希憚不出，飢民終不能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卒贈成國公。

士晤，濮安懿王曾孫也。從上皇北遷，次洛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洛州。士晤乘驢西亡，夜半盜欲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至磁州，招集義兵。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洛州守臣王麟欲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爲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入城，部分守禦，敵治濠塹樹鹿角，示以持久。士晤厲將士死守，飛火砲碎其攻具，以計擒其首領，敵乃解去。權知洛州

兼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洛州，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由大名府赴行在，卒。追封義和郡王。

士儂，郇康孝王仲御子也。封齊安郡王，數言事忤秦檜、岳飛，被誣。士儂力辨之，曰：仇讐未雪，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休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儂交通飛，踪跡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謫居建州。凡十二年而薨，贈太傅，追封循王，長子不凡。方苗傳之亂，割股納蠟書，持告張浚，以功轉兩官。

士崱，太宗五世孫。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崱見先帝御容在舡中，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衆欲

爲盜士疇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疇近屬也州縣必相從衆聽命走謁太后于虔州會虔民作亂鄉兵應之與官軍相持士疇請太后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下城中遂定遷惠州防禦使卒追封建安郡王

不怠漢王後也紹興中登第除知開州郡有鹽井舊長吏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怠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無鬪爭夜戶不閉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畱之夔民病上供銀兩部使者攝大寧鹽場崙

其利不怠斥去之以鹽場羨餘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代納省緡錢十五餘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飢不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糶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閉糶邑民發其廩不怠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怠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致於邊不怠曰民飢不可擾也以糶餘米發卒運之會會豪夢束畜列率數千人入寇成都大恐不怠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赴沈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後

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邛部川首領崖襪合諸部落，大破吐蕃于漢源，斬麥束畜列，乃令緣邊家出丁一人戍諸堡，復其家。不怠罷歸，蜀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遷知大宗正事，不怠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卒贈崇國公。不怠居官，所在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怠請復置安撫司以相維，大早勸孝宗求直言，通下情。時布衣上書，狂悖抵罪，不怠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帝悚然，嘉其忠諫。每宴禁中，帝屬之酒，顧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

事，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怠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爲之請諡，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善俊，太宗七世孫，紹興末登第，知廬州。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餉，今旣湮涸，宜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遷龍圖閣學士。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再知廬州。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爲備，復芍陂七門堰，農政用修。知鄂州，南市火，善俊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屬言用度恐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

饒知建州歲飢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移知鎮江府卒
彥倓彭城侯叔聚會孫也遷湖南運判徭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倓謂帥臣曰徭人仇殺乃其常情况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諜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讐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

彥櫛魏悼王七世孫登進士第尉樂清會大旱令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櫛曰損歛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爲已而果雨韓侂胄死詔檢詳士大夫前與兵議者將併逐之彥櫛歎曰士方以僞學廢今又以兵端斥去苟欲錮士何患無名每見帝

言才難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櫛置別籍稽核之或傳軍中有怨言彥櫛曰不樂者主帥耳何損士卒持之三年掛虛籍者贏三萬額減錢百萬緡用度以饒

彥逾魏悼王後也紹興末登第遷工部尚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中外洶洶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以鎮遏內外遣中郎范任告之杲不應杲嘗被誣彥逾爲白于帝杲德之汝愚以告彥逾彥逾大喜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逾責之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

臣不當論功會畱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爲四川安撫制
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已共政
及外除頗缺望乃疏當時名臣曰爲汝愚黨上之帝由是疑
汝愚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操重權吳挺卒朝廷用丘
審議併利西安撫于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
安撫其後吳曦因之以生變人以是咎彥逾遷沿海制置使
卒

公主

荆國公主太宗女也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所
取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爲兄弟行主獨

以舅禮謁遵勗賓客皆一時名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膳嘗
被盜帝命有司捕訊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
真盜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須奏得報乃
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才五六人真宗遽命內侍督諸縣
兵以衛主駕遵勗卒後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
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主喜圖史能爲詩尤善女工嘗戒
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尤及老病日帝親舐之左右
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吾兄弟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
斯疾乎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親病邀賞耶賚白金三
千兩辭不受帝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所不避也

主既喪明平居隱几夷淡自養臨終誠諸子曰吾歿後柩中無藏金玉歛以時服薨年六十四遵勗亦賢駙馬也主所居堂甃瓦甍多爲鸞鳳狀遵勗令鑿去主服有龍飾者悉屏藏之坐私主乳母謫均州團練使章獻太后臨朝嘗問曰外間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以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遵勗園池冠京城嗜奇石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奠億墓慟哭而返遵勗通性命之學兼好釋氏死與浮圖楚圓爲偈頌卒謚曰和文子端愿恩州團練使仁宗

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言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爲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乎知襄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轉運使剝民希寵帝奪其賞移廬州富弼曰淝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抑豪強制猾吏故毀隨之富弼淡然其言英宗立以疾拱默端愿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之望以太子少保致仕弟子評樞密都承旨師出安南調兵河東評言王師征南而取卒于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出知蔡州卒魏國公主英宗女也神宗立嫁左衛將軍王誥誥母盧氏寡

居主日致膳羞有疾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主第池藥服玩極其華縟主請侍宣仁太后于寶慈宮不可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元豐三年病篤詵時貶官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太后及帝臨問已不省久之稍甦自訴疾必不起相持而泣帝親持粥食之賜金帛六千問所欲言但謝復詵官而已薨年三十主好文章善筆札調恤族黨中外稱賢詵不矜細行與妾姦主旁妾數抵戾主薨後乳母訴之帝命窮治杖八妾以配

兵部詵均州

史緯卷二百四十二

宋史二十五

列傳

范質

范質大名人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事晉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契丹侵邊少帝命十五將出征夜召諸學士分草制時質入直奏曰宮城已閉恐泄機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贍漢初加中書舍人周祖出征每朝廷遣使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歎曰宰相器也周祖起兵向闕質匿民間物色得之喜甚時大雪解袍衣之令草太后誥及

迎湘陰公儀注質論擬稱旨以質爲樞密副使周初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司徒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奸世宗命質詳定是爲刑統恭帝嗣位封蕭國公太祖北征爲六師推戴時質方就食閭中太祖入質率王溥魏仁浦謁見太祖對之嗚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舉刃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加侍中太祖初卽位庶事謙抑質上奏曰自古帝王開基創業封建子弟樹立磐維宗戚旣隆社稷永固皇弟光義光美乞並行封冊皇子皇女雖在襁褓者亦行恩制此臣之願也臣又聞爲

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佐天子竊以呂餘慶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納之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帝英睿請具劄子進呈庶盡稟承之方免疎妄之失由是坐論之禮廢封魯國公將卒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質旣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以爲勞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從世宗征淮南詔令多出其手吳中文士莫不驚伏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述天子憂勤之意然後遣之世宗駐揚州因事怒竇儀罪且不測質請見世宗意其救儀欲起避

校舉刃
無所措

之質趨進曰儀近臣也過小不當誅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
備位宰相豈可使人主暴怒致近臣于死地耶願寬儀罪世
宗意解卽赦儀質性廉介未嘗受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
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財太祖與侍臣論輔
相曰范質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曰宰輔中能慎名器
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子旻知淮南
轉運事太祖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急軍須
許以便宜從事無庸一一中覆也歲運米百萬餘石給京師
當時稱有心計錢俶獻地以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言俶
在國日徭賦繁苛凡粟粒蔬菜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釋以

蠲其弊從之質從子杲知制誥家貧貸人錢數百萬兄希性
嗇嘗爲興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
杲曰少尹不復靳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
老求典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杲旣至而晞吝如故且常
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移知壽州言家世史官願秉直筆
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太宗惡其躁競出知濠州復召
爲史官修撰杲聞命喜甚以爲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
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
錄爾杲默然至京師旬月卒杲不善治生家益貧端坐終日
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

成大典
有不樂也

王溥

王溥，并州人。漢乾祐中，舉進士，爲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殄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周祖疾革，以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周祖曰：「吾無憂矣。」世宗將親征澤潞，馮道力諫，溥獨贊成之。凱還，世宗謂溥曰：「漢相李崧以蠟書與契丹，猶有記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崧爲大臣，設有此謀，肯輕示外人？蓋蘇逢吉誣之耳。」世宗詔贈其官。世宗將討秦鳳，問帥於溥，溥薦向拱。事平，世宗宴勞酌。

酒賜溥曰：「爲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丁外艱，起復，表四上，乞終喪。世宗大怒，宰相范質解之。溥懼，入謝。宋初，進司空，罷爲太子太保。舊制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令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定制。太宗立，封祁國公。卒。溥父祚，頻領牧守，能貨殖，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先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輒避席。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仕，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旣得請，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溥子貽孫，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爲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

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弟子克明尚太宗鄭國公主，改名貽永，與其父同行云。

魏仁浦

魏仁浦，衛州人。幼孤貧，母假黃縑爲製暑服。仁浦年十三，歎曰：爲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沈衣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晉末，隸樞密爲小史。魏帥杜重威欲以仁浦補牙職，仁浦以

重威降將，不願事之，遂遁去。重威遣騎追之，不及。漢祖起太原，仁浦迎謁道左，補舊職。周祖掌樞密，召仁浦問闕下兵數。仁浦手疏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從周祖鎮鄴。隱帝諸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王殷，令郭崇、周祖、洪義知事，不濟與殷謀。遣陳光穗賫詔示周祖。周祖召仁浦入計。仁浦請易詔以盡誅將士爲名，激其怒。周祖從之，倒用畱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衆怒，遂長驅渡河。及卽位，以仁浦爲樞密承旨。嘗問仁浦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仁浦手疏上之，校簿無差。周祖倚重之。周祖大漸，謂世宗曰：李洪義長與節鎮。魏仁浦無違禁密。世宗卽位，授樞密副

使從征高平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西陣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樞密使從平壽春加檢校太傅遷平章事兼樞密使初世宗欲命仁浦爲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爲宰相者豈盡由科第耶遂用之宋初進右僕射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卒贈侍中仁浦性寬厚務以德報怨漢時鄭元昭爲解州刺史與仁浦有間及仁浦爲樞密使元昭代歸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第去可無憂吾兄素寬仁雖公事不欲傷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

羽父風

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隣居欲併其第屢譖仁浦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吾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子咸熙性仁厚嘗會賓客家備覆按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令更設饌具其寬厚若此贊曰五季至周末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所拔擢皆有宰相之器宋祖受命遂爲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與質臨終戒其子勿請謚立碑自悔澁矣太宗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質可得辭其責乎

石守信

石守信浚儀人。太祖卽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衆三萬于澤州。澤潞平，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爲都部署。帝親征至大儀，頓守信馳奏。城破在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果克其城。後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旣喻矣。」一日，帝晚朝罷，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然爲天子，亦大艱難。」

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朕居此位，誰不欲爲之？守信等惶恐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也？」帝曰：「汝曹雖無此心，奈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指示可生之塗。」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欲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言：「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普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宣何以在卿所？」普曰：「臣託以字語有訛，復畱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有後悔。」太祖曰：「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太祖默然，遂止。太平興國三年，守信封衛國公。九年卒，追封武威郡王。子保興，銀夏綏府都巡檢使。普巡按罽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以數千騎渡河來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乃分短兵伏於河滸，俟其半渡。

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徙延州都巡檢使，討賊還至烏白池，賊衆來拒，保興麾兵出入陣中，且行且鬪。凡三日，四十二戰，賊遂引去。咸平二年，知威虜軍，會夏人入鈔，保興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待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及夏人退，以聞。真宗貸而不問。五年卒。子元孫，邕州觀察使。康定初，夏人入寇，元孫與戰于三州口，軍敗，見執。傳者以爲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曰：「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還其國不誅，因入對。袖魏志

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命安置
全州保興弟保吉尚太祖女延慶公主拜駙馬都尉大中祥
符初加檢校太師卒保吉驕奢峻暴待屬吏不以禮其鎮大
名葉齊查道皆知名士械之以糧運人皆疾之

王審琦

王審琦洛陽人建隆二年爲中正軍節度在鎮八年爲政寬
簡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
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尚縣事今天下治平
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耳何按之有聞
者歎服開寶六年加同平章事七年卒帝親臨弔哭之慟追

封瑯琊郡王審琦重厚有方畧鎮壽春歲得租課量入爲出
未嘗有所誅求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
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
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審琦受詔飲十杯
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第卽不能飲或強飲輒病會
孫克臣熙寧中爲鹽鐵副使鄭俠以上書竄嶺表克臣嘗薦
俠且餽之坐奪官復知鄆州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
曰河決澶淵去鄆尚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
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
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寧民繪像祀之徒知

瀛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捕送株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間者於他道拜工部侍郎神宗幸尚書省止輦獎其治力以爲雖少者不及卒年七十六子師約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壻命宰相召師約至第卽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師約善射嘗陪遼使燕射王津園發必破的上以金帶鞍馬賜之

韓重贇

韓重贇武安人建隆中爲殿前都指揮使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卽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

兵者太祖乃止重贇聞普救已詣普謝普拒不見出爲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贇迎謁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爲北面都部署重贇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於定州見重贇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贇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七年卒

張令鐸

張令鐸棣州人宋初遷馬步軍都虞候出爲鎮寧軍節度令鐸性仁恕嘗謂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未嘗妄

殺一人及卒人多惜之

羅彥瓌

羅彥瓌太原人仕晉補內殿直契丹主入汴遣彥瓌送廐馬千匹赴幽薊彥瓌聞太祖建號太原以馬歸漢漢祖擢爲護聖指揮使周世宗立遷散指揮都虞候太祖自陳橋歸公署見宰相范質等未及言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由是降階聽命擢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乾德二年拜安國軍節度與昭義軍節度李繼勳大破契丹開寶二年卒

王彥昇

王彥昇本蜀人性殘忍善擊劍號王劍兒太祖至陳橋爲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遇韓通於路遂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罪彥昇拜京城巡檢彥昇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坐定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彥昇意在求賄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出爲唐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原州防禦使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陷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七年卒太祖以其端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慕容延釗

慕容延釗，太原人。太祖卽位，延釗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建隆二年，來朝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四年，以延釗爲湖南道前軍都部署，率師南征荆湘。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卽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泊寢疾，親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追封河南郡王。子德豐、弟子德琛，俱爲名將。

符彥卿

符彥卿，字冠侯，存審少子也。事唐莊宗，爲散員指揮使。郭從

謙亂，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逃去。惟彥卿與王全斌力戰，殺賊十數人。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慟哭而去。天成三年，討王都，大破契丹於嘉山，克定州城，授慶州刺史。嘗射獵，一日射麀狼狐兔四十二，觀者神之。晉初，授同州節度。兄彥饒鎮滑臺，叛。彥卿上表待罪，晉祖釋不問。少帝立，鎮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澶淵。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丘，彥卿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開運二年，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於陽城，軍中乏水，爭絞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彥澤等遂潛兵出其後，順風擊

之契丹大敗其主乘橐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爲左右所間會再出師河朔彥卿不預易其行伍配以羸師戍荊州口及杜重威以大軍降於滹水急詔彥卿領禁兵屯澶淵會彥澤引遼兵入汴彥卿遂歸遼遼主以陽城之役詰彥卿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敢愛死今日之事死生唯命遼主笑而釋之會徐宋盜起遼主遣彥卿歸鎮漢祖入汴彥卿來朝封魏國公移鎮青州周祖卽位以彥卿爲天雄軍節度封衛王世宗親征北漢命爲都部署兼知太原府彥卿領步騎二萬進討初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觀兵城下徐圖進取及周

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欵接願輸軍須世宗連下數州彥卿等言未可進兵世宗不聽及至城下命彥卿郭從義同訓白重贊史彥超率萬騎屯忻口以拒遼援遼人屯忻北遊騎及近郊彥超以二千騎左右馳擊敗其衆二千餘遼騎遁走彥超亦死重傷數百人諸將論議矛盾故不振世宗乃班師太祖卽位加守太師開寶二年以疾請就醫洛陽從之八年卒年七十八彥卿勇略有謀善用兵前後賞賜巨萬悉分給帳下士卒樂爲効死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齧必唾而咒曰此中豈有符王邪德光母嘗問左右曰彥卿安在或曰聞已遣歸徐州矣曰畱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

威名如此，鎮大名十餘年，委牙校劉思遇，思遇怙勢斂貨，彥卿不知覺。時藩鎮遣親吏受民租，概量增益，而魏郡尤甚。太祖遣官平之，詔以羨餘粟賜彥卿，以愧其心。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貫之，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及世務，不伐戰功。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乘小駟從，一、二家僮遊僧寺名園，優游自適。周世宗宋太宗皇后皆彥卿女也。子昭壽，咸平初遷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游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氅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令家人傳道，多集錦工，就解舍織織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於市，廣糴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貯寺觀中，久之損

壞，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忽軍校。劍南自李順後，人心洶洶，知州牛冕緩弛無政，昭壽不能御軍人，皆怨憤。神衛卒趙延順等謀害昭壽，三年正旦，中使自峨眉山還京，昭壽命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延順等悉解廐中馬，韉奔逸庭下，陽逐諠呼，登廳執昭壽殺之。據甲仗庫，取兵器，都監王澤召都虞候王均率兵擒捕，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劍，彷徨無所適，卒見均至，即與眾推均為帥，合驍勇威武軍為亂。牛冕洎轉運使張適奔漢州，是秋官兵討平之。

王景

王景，萊州人，不事生業，結惡少為群盜。清泰末，以都虞候從

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契丹南侵，少帝幸澶淵。景與高行周等大破契丹於戚城，拜橫海軍節度。契丹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次常山，聞契丹主俎，即間道歸鎮，斬關而入。契丹遁去。漢初，加同平章事。周祖微時，與景善，及即位，加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然不尚刻削，民有訟，必面詰之，不至大過，即釋去，不為胥吏所搖。部民便之。景入朝，部民遮道留之，不獲，有截其馬鐙者。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斬首數萬級。秦州降，徙景鎮秦州，兼緣邊都部署。宋初，封太原郡王。卒年七十五，追封岐王。景之奔晉，妻坐戮，二子逃免。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

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厚，誠無所固問之。」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為卒，嘗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誠得小師為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甚寵之，後封楚國夫人。小師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問，性謙退。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將命，景尤加禮重，贈遺萬餘緡。或言其過厚，景曰：「吾在行伍間，即聞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為限耶？」子延義性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因目為王當。

代

王晏

王晏，徐州人，壯勇無賴，嘗率羣寇攻劫。後爲奉國小校，晉開運末，與都校趙暉等戍陝州，會契丹入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子洵洵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爲天下倡首，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斬愿首，縣府門外衆請暉爲帥，晏副之。晏遣人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振，得晏等來歸，甚喜，以暉爲保平軍節度，晏爲建雄軍節度，加同

平章事。周祖卽位，加侍中。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其爲怯，競攀堞而上。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遂遁。晏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晏入朝，周祖以晏家彭城，授武寧軍節度，俾榮其鄉里。晏至鎮，悉召故時同爲盜者，置酒，遣以金帛，語之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爲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之下，爲我告諭，令勿復爲。若不能改，吾必盡滅其族。」由是境內安靜。吏民詣闕，請爲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復請立德政碑。世宗命知制誥張正撰文賜之。詔改其鄉里爲使相鄉，勲德里，私門立戟。改河南尹，從世宗北征，爲馬軍都部署，遂平三關。太祖卽位，封趙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

致仕卒年七十七初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
爲娣姒晏旣貴薄待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
之晏遽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
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
夫人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已誣以他事誅其夫妻守西洛日
世宗征淮南白重贊鎮河陽慮并人爲寇因約晏爲援晏意
欲兼有三城卽率兵赴之重贊拒不納遣人語之曰公在陝
州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不能對遂引兵還

看此二事晏
盜性不改

武行德

武行德榆次人身長九尺餘家貧鬻薪自給晉祖鎮并門暇
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拱立道左晉祖見其魁岸所負薪
異於常令力士更負之不能舉奇之因畱帳下遷寧國軍都
虞候開運中契丹至汴行德被獲僞請于契丹以自効契丹
具舟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送歸其國至河陰行德謂其下
曰我輩受國厚恩今見制于契丹與其離鄉井投邊塞爲異
域之鬼若出其不意破賊黨守河陽俟契丹兵退視天下所
屬歸之功業可建也衆皆曰惟命行德殺契丹監使授器甲
由汜水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廷勛出拒行德麾衆逆擊自
旦及午殊死戰廷勛大敗棄城走衆推行德知州事盡以府

庫分給將士行德據上游厲卒繕兵人望歸之漢祖起太原遣其弟行友間道奉表勸進漢祖大喜授行德河陽節度漢祖至洛行德以所部兵翼至京師還河陽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周初遷西京畱守時禁鹽入城犯者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嫗入城鬻蔬有僧從嫗買蔬就管翻視密寘鹽管中而去嫗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盛鹽襍非村嫗所有疑而詰之嫗言故捕僧訊治具伏與關吏同誣嫗以希賞行德釋嫗斬僧及抱關吏人畏之若神明宋初授忠武軍節度封魏國公致仕卒

侯章

侯章榆次人漢乾祐初鎮邠州以見戶爲逃擅其租賦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誣彥鐸謀逆殺之加檢校太師周初兼侍中入朝獻銀帛請開宴周祖曰諸侯來朝天子自當錫宴以申愷樂豈俟其貢奉爲之耶因賜宴廣政殿章獻銀馬上壽不納建隆元年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旣罷節鎮居常快快一日于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坐中有輕忽章者章厲聲曰當遼主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粗人以戰鬪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其人大慚

折德辰

折德辰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

扼西北中國賴之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辰爲節度使德辰率師攻下河市鎮斬并軍五百餘級入朝請遷內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許厚加賜賚而遣之宋初德辰破沙谷砦斬首五百級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卒贈侍中子御勛權知府州事改泰寧軍節度使卒弟御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御卿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遷永安軍節度使契丹衆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于子河汭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契丹大將死者二十餘人太宗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略臣諜知之遣人邀其歸路

因縱兵掩擊大敗之皆聖靈所及也上嘉之歲餘御卿被病契丹諜知之率衆來侵御卿力疾出戰契丹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敵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毋念我忠孝豈能兩全言乞泣下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黃女族長蒙異保引趙保吉入寇麟州惟昌與從叔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歿焉九月惟昌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景德元年入

朔州界破狼水砦契丹方圍岢嵐軍聞之遁去七年運糧赴
麟州命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兵冒風沙而行屯寧遠砦
時疾已亟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弟
惟忠知府州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
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馬入營中衆
以爲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逸馬蓋虜所縱也
卒以其子繼宣嗣州事繼宣苛虐剖刻種落嗟怨紕爲楚州
都監擢其弟繼閔嗣州事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
戶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繼祖爲先
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卒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

克柔詔從之弟繼世延州東路巡檢鬼名山欲內附繼世遣
其子克懃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夏人來攻再戰皆捷及諤
得罪以繼世守綏州說韓絳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遷果
州團練使卒繼閔子克行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
种諤拒之詔出師爲援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
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矍然曰真折太尉
子也擢知府州張世矩將秦兵討夏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
難自行詔克行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
卽委管鑰而西大酋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賊半渡隘克行
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還復與王中正出塞克行拔宥

州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端以當折氏孫覽城葭蘆克行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窮討之狀敵不敢動旣迄役復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郵延道延帥遣秦希甫來議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事有奇正當先遠役以出其不意且乘士卒之銳若徐圖之十心怠矣從之砦成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羗人呼爲折家父遷秦州觀察使卒子可大知府州從子可適未冠馳射不習而能郵延郭達見之歎曰真將種也補殿侍隸延州敗夏人于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於軍門或欲掩殺以爲功可適曰此以飢而

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汝輩何至是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爲異域鬼耶皆流涕謝因遣歸羗夏十萬入寇可適得其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尾丁磴回次檉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乃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其國母踰山而遁焚棄輜重衆相蹈藉赴崖澗死者如積擢知岷蘭州鎮戎軍嵬知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圖之會二酋以畜牧爲名會境上可適謀知夜襲之并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爲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爲

西安州遷副都總管鍾傳議取靈武詔可適入覲帝以傳策訪之對曰得之易守之難當先侵擾其地使彼日削弱待吾藩籬既固然後圖之帝曰卿言是也進武安軍節度卒子彥質紹興中簽書樞密院折氏相繼亦云久矣

侯益

侯益平遙人以拳勇隸李克用麾下梁將李立李建驍勇軍中憚之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鬪擒其二將遷馬前直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明宗兵變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請罪明宗曰汝盡忠節又何罪也朱守殷據汴州叛益斬關先入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

益從王晏球討之會契丹來援益逆擊破其衆進克州城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爲西面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出爲商州刺史晉初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張從賓據河陽爲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爲朕死乎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不流從賓溺死延光以大名降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河中尹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命授鳳翔節度漢祖卽位加侍中益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修城浚隍爲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賁書招益益遂

歸蜀，利將兵數萬，出大散關以應之。漢祖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已不豫，召景崇至卧內，謂之曰：「侯益心懷攜貳，汝往至彼，如益來，卽置勿問。苟遲疑不決，卽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謀入朝。會漢祖崩，景崇將誅益，慮隱帝不知，高祖密旨未決。益從事程渥，景崇里人，益遣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可知止足，何必懷禍人之心爲己甚之事乎？况侯君親戚爪牙甚衆，事若妄發，禍不旋踵矣。」景崇叱去之。益卽率數十騎馳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肇輩，言爲景

崇所構，諸權貴庇護之，授開封尹，封魯國公。景崇遂據城叛。益親屬七十餘口，悉爲景崇所害。及周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言兵不宜輕出，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招之使降，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言益衰懦，隱帝遣益與彥超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畱于陂。漢軍不利，益見士卒無鬪志，遂夜降周祖，封楚國公，致仕。太祖卽位，遣賜器幣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郊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卒年八十。子仁矩，漢隰州刺史。初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爲之空。民情悅服。宋初爲雄州刺史，有善政。弟仁寶，趙普妹壻。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以

仁寶知邕州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歸多遜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以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然之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太宗悼惜之贈工部侍郎仁矩子延廣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仁矩在雄州方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酋長一人斬首數級餘黨悉禽仁矩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太平興國初護延州軍善撫士卒

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閣內祇候會西北戎入寇求可徽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藥遣太醫隨侍戎人聞延廣至不復爲寇叛卒劉渥嘯聚亡命寇富平縣謀入京兆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遇于富平西渥素憚延廣聲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挺身與渥鬪斷渥右臂獲之大破其衆關右以定李繼遷擾夏臺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

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用拜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時戎人塞道郵傳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相率引避二年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延廣謂中使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官其子孫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爲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與

趙贊

趙贊延壽子也母明宗女興平公主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

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及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鎖之北去贊與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主命贊奉母歸薊門契丹主南侵署爲河中節度延壽從契丹北歸贊留鎮河中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改京兆尹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奉表歸蜀判官李恕本延壽賓佐贊淡倚賴至家事亦委之恕謂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倘復不容後悔無及恕請入朝爲公申理贊從之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

燕王延壽也
早何不言
然猶得柔
榆之收

史綱 卷之二十四十二
恐謂陛下終不能容西通蜀人。蓋圖苟免。臣諭以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趙贊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于不幸。今延壽落于陷穽。吾忍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入朝。命爲左驍衛上將軍。授恕邠州判官。世宗南征。命贊爲淮南道左廂排陣使。世宗先歸。畱贊與諸將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冬。未嘗挫衄。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屬淋雨。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焚橋。贊覘知之。設伏橋下。濠人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胷。被重傷。猶力戰。遂拔羊馬城。團練使郭延靖出降。淮南平。授保

信軍節度。贊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宋初。加檢校太師。太宗卽位。進封魏國公。卒。

藥元福

藥元福。晉陽人。仕晉。爲涇州刺史。契丹圍魏郡。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于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登陴望之。不見其際。元福領兵居陣東偏。有馬破龍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卽浮梁可奪。契丹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爲一隊。躍出而鬪。元福奮鐵搥擊契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烈士。無以過之。授原州刺史。明年契丹復入。元福與

李守貞大敗之於陽城。以元福爲威州刺史，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部，西人苦之，謀爲亂。三族酋長拓拔彥超等率衆攻靈州，以河陽節度馮暉進討。元福將騎兵出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賫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衆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至口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于險。旣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軍成擒矣。暉曰：「奈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陣者。」

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舉旗爲號，合勢進擊，破之必矣。遂率衆奮擊，敵潰。元福舉黃旗以招暉，暉軍旣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遂入清邊軍。暉至靈州，元福乃還郡。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于鳳翔，時兵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鷄，依山列柵，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令還顧者斬。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遷淄州刺史。周初，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爲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峻命元福與陳思讓追崇，旣行

又遣止之。元福謂思讓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敝中國，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明年，周祖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道，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周祖親征慕容彥超于兗州，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爭進，拔之。世宗圍太原，以糧運不繼，詔令班師。元福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宋初，加檢校太師。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卒年七十七。

趙晁

趙晁，真定人。周世宗征劉崇，晁兼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入言之。世宗怒，并晁械于州獄。軍迴，始赦之。及征淮南，爲緣江步軍都指揮使。李重進敗吳人於正陽，以降卒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壽春平，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晁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太祖常優禮之，加檢校太尉。卒。子延溥，太平興國二年，轉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寘於法。延溥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

契丹未殄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爲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雍熙四年知貝州卒論曰趙鼎忍於殺降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如是云

郭崇

郭崇金城人漢末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馮道迎湘陰公贊於徐州將立之會周祖爲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遣崇率騎拒贊遇於睢陽贊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崇幽贊於館舍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世宗立加侍中移真定尹世宗征淮南契丹出萬騎掠邊崇率師攻下束鹿縣斬數百級俘獲甚衆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

明見

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異心常山近邊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之還言崇方與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乾德三年卒贈太師子守璘洛苑副使妻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女爲仁宗皇后

楊廷璋

楊廷璋真定人家世微賤有姊寡居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恐過之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也姊乃從之周祖愛廷璋純謹姊卒畱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卽位

追冊廷璋姊爲淑妃，擢廷璋爲右飛龍使。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懿，謂之曰：懿不就命，卽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路，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建雄軍節度，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砦。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并人攻隰州，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爲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約謙溥爲內應，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加檢校太保，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

筠叛，潛遣親信賫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賊平來朝，改鎮鄜州。卒，廷璋美髯，長上，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遂不發。廷璋父洪裕嘗漁于貂裘陂，忽有馳騎至，以二石鴈授之，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垣、瑱，進士及第，餘不爲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勛，得西頭供奉官，崇勛重誨子也。

楊氏生既不凡，必寡也。而後貴何

宋僊

宋僊，洛陽人。父廷浩，尚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僊。廷浩仕晉，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晉祖嘗事莊宗，僊母入見，詔令勿拜，謂之曰：「主居輦下，薪米為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僊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漢祖在晉陽，遣子承訓奉書僊母，以永寧公主與僊結婚。昏及即位，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周祖舉兵向闕，時僊鎮滑州，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僊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降。周祖謂僊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僊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世宗征淮南，吳人大發舟師，次東沛州。世宗遣僊破之。世

結昏何用

此一節威亦可取

晉人義獻
同之宋人
浩淫不同
奉廷延亦
同走故單
名僊

宗嘗次於野，有虎逼乘輿，僊引弓射之一發而斃。師還，授滑州節制。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僊得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僊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從征揚州，及平，改保信軍節度。太祖納僊長女為后，僊本名延渥，以父名從水，改為僊。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封邢國公。卒，僊莊宗外孫漢祖之壻，女為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孝章皇后寢疾，語晉國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族屬不敦睦，貽笑于人。」景德中，僊幼子元翰果詣京府求析家財，真宗諭其族屬務遵先后遺戒焉。

向拱

不得於漢
而得於周
遇合固自
有時

向拱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今名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為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拱覺之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逆戰于虎城南殺三千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權知延州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犒之誓不復侵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宰相王溥舉拱討之拱與鳳翔王景率兵出大散關敗蜀人於黃花谷劍門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

鳳階成平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州畱守拜淮南節度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為吳人所據拱請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侯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府庫付主者復遣牙將分按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敗吳軍于黃砦砦壽州克加同平章事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西京畱守宋初加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至汜水迎謁言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攻之緩則勢張難為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遂見擒拱

尹河南十餘年，常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弛，羣盜晝劫。太祖不悅，移鎮安州，命焦繼勛代之。謂繼勛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爲也。」太平興國初，封秦國公。來朝，表獻西京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

王彥超

王彥超，臨清人。少事唐魏王繼岌，繼岌遇害，彥超依重雲山僧暉道人爲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遣之。」晉天福初，領蒙州刺史。漢初，爲復州防禦使。周祖革命，湘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徐州，拜彥超武寧軍節度。計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砦，乘勝拔之，移鎮河中，加同平章。

事劉崇南寇，命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且暮將下，我士卒精銳，驅以先登，死傷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趣石州。彥超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中書令。開寶元年，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侍曲宴。太祖從容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卽奏曰：「臣無勛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行德等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行德等皆罷。議者以此許彥超，太祖與彥超有

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畱滯于小郡者蓋天使然也帝大笑復以爲永興軍節度太平興國中封邠國公彥超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俱遵儉約卒年七十三彥超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得免爲幸無陰德可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進士及第止於州縣

張承德

張承德陽曲人曾祖丕家世饒財李克用鎮太原急於用度多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罪沒入貲產丕爲之一歲府財有餘其宗人政當補任率族屬泣拜請丕代之丕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周祖以女妻承德承德與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卽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皆舍去周祖爲樞密使表承德供奉官戍潞州漢帝遣人賜潞帥常遇禮幣時周祖鎮鄴家族見誅承德聞密詔授遇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泄殺承德耶承德卽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曰何也承德曰奸邪害政郭公欲清君側願且以承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

既能司冥
間事早該
許親友出
其女後何

晚也遇以爲然私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雨甚止舍女悉取裝具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不能奪居久之謂周祖曰君貴不可言時不可失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人傳柴翁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永德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登位封永德妻晉

國公主授永德駙馬都尉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六將樊愛能何徽退衄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卒二千厲兵分進大捷及駐上黨世宗語永德曰前日高平之戰將士殊不用命吾將按之以法如何永德曰陛下欲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土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于地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師還徙義成軍節度隸人曹澄等殺永德父穎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世宗至壽州劉仁贍執澄等檻送行在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西偏有高隴下瞰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空砦出鬪永德亟登

永德既誅
其黨反釋
高進亦投
鼠忌器之
意

隴馳入據之敵衆散走擢殿前都點檢同平章事恭帝嗣位
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卽位加侍中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召對
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
訪之永德曰太原地雖小而兵悍契丹爲之援未易取也請
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後
可下也帝然之富民高進豪橫永德誅其黨進逃詣闕誣永
德圖爲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詰之進具服翰以進
授永德永德答而釋之太平興國二年封鄧國公判并州永
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述兵寇境者永德用太白
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

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歎服咸平三
年授檢校太師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初永德寓睢陽鄰居
有書生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就永德求汞五兩置鼎中煮
之成中金一日告適淮南日後當相遇於彼永德送至數舍
求藥法生曰君當太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永德屯下蔡
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槩織旗幟永德善騎射
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
睥睨永德命之前乃淮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汞法僧曰
前語君貴今不謬矣若始終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
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罄家資延

致方士書生嘗告永德言太祖必受命永德極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太祖恩渥不替云

王全斌

王全斌太原人其父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唐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全斌時年十二謂父曰此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累歷內職宋初拜安國軍節度乾德二年命全斌爲四川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討蜀全斌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先鋒使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

招討使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陵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馬軍都監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于溪渡全斌然之命彥進與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全斌由羅川趣溪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悉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與王昭遠引兵來戰三戰三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全斌趨劍門次益光會諸將議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

不粟其不多也

有渡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於此進兵劍門不足恃也全斌欲卷甲赴之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今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若命諸帥協力進攻令一偏將趨來蘇既達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橋于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延德至清強昭遠退陣漢源坡畱偏將守劍門全斌擊破之昭遠遁走獲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降全斌人成都旬餘劉延讓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延讓與全斌同詔書頒賞亦無差等由是兩軍相嫉蜀人搆之主帥遂不協初上詔全斌有制置須諸

延本傳及
李繼隆傳
作廷

將僉議故雖小事不敢自決詔發蜀兵赴闕全斌不卽發蜀兵憤怒兩路隨軍使臣數十百人全斌等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叛劫屬邑衆十餘萬僞蜀交州刺史全師雄一作朱有威惠適與族屬赴闕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撫之光緒滅師雄之族納其女及橐裝師雄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成都十縣皆起兵應之師雄自號興蜀大王全斌使崔彥進高彥暉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邛蜀笮雅等十七州並隨師雄驛路不通者

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坑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刼奪殺之未晚諸將不從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于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又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會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殺知嘉州武懷節逐普州刺史劉楚信與師雄合衆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王永昌率州民爲亂都監王仁瞻討呂翰于嘉州翰走雅州師雄病死推謝行本爲主爲康延澤所破仁瞻又敗呂翰于雅州翰爲其下所殺閤門使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入蜀時歲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氍毹帷於講武殿衣紫貂

裘帽以視事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此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及成都平命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召還太祖以全斌等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服命御史臺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百官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詔特從寬貸全斌責授崇義軍觀察畱後彥進昭化軍觀察畱後

史紀 卷之二十四十二
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餘責。降有差，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以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會孫凱武勝軍觀察，留後治軍有紀律，平居撫士卒，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敗，卒謚莊恪。

高彥暉

高彥暉，漁陽人，爲階州刺史。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至，

遇伏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上甚痛惜，命優恤之。

